

散文

黄土地上的歌声

■ 陈广凯

村里的胡同巷子像是盛在盆里的泥鳅，瘦窄细长，东一条西一条，将鳞次栉比的黑瓦屋连成一张渔网的模样。当炊烟升起的时刻，胡同里四处弥漫着过日子的味道。偶尔几声不一样的吆喝，为这寻常农家的生活增添别样质朴的旋律。

各式各样的吆喝声穿过村子四季，走过街头巷尾，混杂在一起，组成了一曲普通民众柴米油盐的生活之歌。当喇叭还是件稀罕物的时候，叫卖人都是亲自用嗓子千遍万遍地吆喝，这样的声音是有情感的，不同的心情带来的声音高低、大小、频率都是有区别的。然而，对于这种吆喝你从来也不会感到厌烦。

剃头匠来了，不管熟人生人，老远就能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吆喝。不用问价，约定俗成的价格几年不变，小孩、学生五毛钱，大人的不一样，剪分头两块，刮光头一块。每当夏季快来的时候，爷爷总会拉着我在门口理个平头，为了凉快爷爷也通常刮个光头，戴个草帽。五毛钱理个平头，那大概是我剪过最便宜的头发了吧！有了生意，剃头匠便麻利地抄家伙，找一光线明亮背风处，掀工具箱，摊开推子剪刀剃刀四五样，挂出那条油光发亮的荡刀布，生意马上开张。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补鞋匠、补锅匠是村里的常客，他们的吆喝声往往不费力，支个摊子，随便喊两嗓子便围不少人，多是大娘大婶拎着锅、提着鞋从家里匆忙出来，怕这种吆喝走远了，就得再等一阵子。大娘大婶们围着修补匠一边赞不绝口地称赞师傅好手艺，一边跟旁边的邻居话家常，修补好之后往往还不忘再讨价还价一番。这样一来二去地成了熟客，还有的因为机缘巧合，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

最不容易的吆喝声应该是来自收破烂的那些老人。做这样营生的大多是没有技能、丧失劳动力，甚至是没人养活的孤寡老

人。“收破烂儿，烂铜烂铁烂锅子、废书废纸废塑料、旧衣旧裤旧棉花”，一口气念下去不间断，字吃力却又精畅神足。每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有收破烂的从家门口过，奶奶总是喊他们到家里喝口水歇会儿，或者将做好的面条端出一碗，慷慨地递给这些还没来得及洗手的收废品老人。奶奶微不足道的举动一直留在我的脑海，心里充满的是无尽佩服，奶奶虽然不识字，生活道理却比谁都明白。

村子里最有艺术的吆喝，也最让人心痛的吆喝，便是从喊丧人的嗓子眼儿里发出来的。村子里有老人去世或者办周年纪念都会请村里的“知客”来喊。知客在村子里是一种自由帮忙性质的职业，一般是村里有文化的老者担任这样一角。他们熟知世事、精通风俗，是一种民俗的见证者。小时候总是喜欢听这些人吆喝，觉得他们用纯朴的方言吆喝着一套又一套老祖宗留下的文雅词语，就像穿了一套西装配了一双千层底布鞋，总觉得好笑。直到知客的吆喝声为自己的爷爷奶奶喊起的时候，才算真正明白吆喝声中的各种意味。唢呐吹得热火朝天，知客的吆喝振聋发聩，村子里似乎沸腾了起来。在灵堂前，一看有人来吊唁，知客就仰着脖子喊道：“有客到啦，孝子贤孙就位啦——”在祭拜时，知客也会以亲疏尊卑排顺序，带着哀痛的声音吆喝着：“一家一堂，本家先祭，外客后祭，一律跪拜行礼，长者在前，晚辈在后……”在嚎啕痛苦的声音中，在嘈杂的叫喊声中，知客的吆喝声浑厚有力压过众人。往往一场祭拜过后，那些失声痛哭的人嗓子沙哑，而知客的吆喝依旧是响彻云霄。知客的吆喝声包含着对死者逝去的哀悼，承载着亲人对逝者离去的缅怀，他们的吆喝响起时值得每一位乡亲尊重。

当村里的乡亲们赶着羊群，或是扛着



农具结束一天繁忙的劳作时，村里的饭菜香忍不住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争着炫耀一番，比个高低，争个上下。天渐渐黑了下来，胡同路口便响起了母亲们的吆喝，各自喊着孩儿的乳名让回家吃饭。那声音或大或小，或尖细或粗狂，一声接着一声，传达着母爱这一共同的主题。调皮的孩童此时已经坐在玩伴家的饭桌前，手捧着大粗碗吃得津津有味，或者玩捉迷藏玩累了便倚靠着麦秸垛或者大捆的玉米秆呼呼大睡。回到家看到母亲给自己留的饭菜，只好惭愧地挠挠头。母亲不忍苛责只是说道几句，有时母亲也会生气，抡起鞋子打儿的屁股。母亲的吆喝结束了，夜渐渐地深了，各家各户爽朗的笑声消失在梦里。此时呼噜声伴随着狗叫声响了起来。

令人难以忘怀的乡村吆喝，那是记忆里的一曲古老而苍凉的民族音乐。那是黄土地上原生态的歌声。没有了吆喝的乡村，单调，苍白，平淡，寂寞，少了一些强劲活力，少了一些盎然生机。昨夜，在梦中，我清楚地听到了老街小巷深处熟悉的吆喝声，有生活的悲愁苦甜，有母亲深情呼唤，有泪眼离别的心酸，那么近，那么清脆响亮。而我，嘴里舔着一支凉甜雪糕，脸上的笑意为吆喝声抹上了一层恬静。

散文

七夕组诗

■ 尚纯江

牛郎

七夕之前，你是否酝酿了一肚子话语

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的思念
把天下所有分居男人
勾引起泪水涟涟

织女

一辆纺车
扯不尽你的思念绵长
一支银梭，在一架织机上穿梭来往
一脸愁绪
隔离在银河两岸
七月七的相会
把思念的泪洒满银河

鹊桥

叽叽喳喳，于七月七日飞上银河
把喜字贴在天上
不要忘了这是爱情的秋天
牛郎和织女望眼欲穿
演绎了人间满怀愁绪的浪漫

花前

花枝招展
幽香悄悄暗送
等荷塘一池蛙鸣
摇落了天上的星星
月老坐一条弯弯的小船
把一条红线
拴住你我

月下

朦胧是美丽的梦幻
两情相爱也需要七夕的场景
中国式爱人的相聚
不是情人节的聚会
不需要一束玫瑰
也不要表白爱情的忠诚
鹊桥的聚首
便是高强度的证明



小小说

我的亲娘

■ 葛有杰

那一天，因为我的上学问题，娘和爹干了一架，她摔碎了一个暖瓶，砸坏了一个吃饭桌，坐在大门口大哭大叫，说什么要是不让我上学，就不和爹过。

其实娘错怪了爹，不去上学是我提出来的，爹不过是点头同意罢了。打工挣钱、盖房娶媳妇，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在葛庄，上学的孩子那么多，有几个考上大学的？再说了，上学的学费上哪儿弄去？

娘管不住我，我也不听她的，但是爹听娘的。我怕爹，怕爹手中的槐树条子。爹对我从没手软过，每次打我，都是朝死里打，把生活的各种不如意都撒在我身上，好像我不是他亲儿子似的。

我挨了打，收拾书包去上学。娘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我白了她一眼，连筷子都没动。攒的鸡蛋不是都给校长送去了吗？

我去上学，家里生活更加拮据了。爹想出去打工，娘不让。她知道，只要爹不在家，我肯定不会去学校的。这个女人，能着呢！她在邻村找到了一个包香（佛香）的活，把晒好的香一根根分开，二十根一把，包装好，贴上商标，然后再装箱。工作环境很差，粉尘弥漫在空气中，胶水味难闻。上班时间特别长，早晨八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中午只有二十分钟的吃饭时间。

后来，娘在不减少工作量的前提下，宁愿降低工钱，用人力三轮车把香拉回家包装。这样，她就有时间给爹和姐姐做饭了。

她不在家做饭，爹和姐姐就吃不上热乎的饭菜。

姐姐结婚两年多，一直没有怀孕。她婆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泼辣婆娘，经常对姐姐横鼻子竖眼，说话带刺。姐夫在外面又找个女人，看姐姐不顺眼，就对姐姐大打出手。姐姐一气之下，回到娘家，姐夫既不回来接姐姐回去，又不提离婚的事。姐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情绪极不稳定，一点不顺心，就摔东西，骂爹没有出息，不能给她做主，骂娘是个扫把星，让娘滚蛋。

有一次，她把娘包好的香，全部倒在院子里，用脚使劲地踩。

我的脾气也变得孤僻，不爱说话，也不愿意回到这个充满争吵、充满佛香混合着胶水气味的家。只有没钱的时候，我才回家向爹要钱。省点花，她包香挣钱不容易。爹说。她不容易，我容易吗？我让她挣钱供我上学了吗？她是自愿的。我在心里说。

娘在集市上堵住了姐姐的婆婆，姐姐的婆婆把她放在眼里，一边说难听的话一边动手。娘也是有备而来，上去就拽着她的头发不放。论力量，论体格，在战斗力上娘和她差了好几个级别。她把娘摔倒在地上，用脚踹娘的肚子，打娘的脸，咬娘的胳膊……娘就是不松手。

最后，还是她向娘求饶，在众人的劝说下，娘才松开手。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大家伙儿看看，这是俺闺女的化验单，她一点毛病也没有。不生孩子，是他儿子的

问题，有病不去治，还欺负俺闺女。今天就得去离婚，家产分一半，谁也别想再欺负俺闺女！

娘能着呢！这样一来，姐夫也不敢离婚。真要离婚了，姐姐还能嫁出去，谁愿意嫁给他呀。再说，他也舍不得他那一半家产。

姐夫把姐姐接回家，娘又给他们联系了一位老中医。姐姐有娘罩着，在婆家的地位明显升高，她婆婆再也不敢怠慢她了。姐姐生个大胖小子后，地位登峰造极。只是娘身上的伤，半个月才好。

我上大学后，爹外出打工了。娘还在家包香，长期从事这种工作，娘得了严重的肺气肿，经常咳嗽，腰也弯了。姐姐带着孩子经常回来，给娘带些好吃的。有时，姐姐想表示一下孝心，给娘一点钱，娘坚决不要，不要往这里拿你婆婆家的钱，不能让他们小看了我们。

岁月渐渐掩盖了生活的印痕。我对娘的态度也不再冷漠。我把女友领回来让娘给我把把关，其实我是想看看女友能不能接受我这个瘦小的经常咳嗽的弯腰的娘。

你娘是个好人，真的，她好像很喜欢孩子。女友看到小外甥一步不离地跟在娘后面。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娘喜欢孩子，是因为她没有孩子吧！她是我后娘，现在是我的亲娘，你能把她当亲娘吗？

女友红着眼点了点头。